

珂

雪

三

外

集

珂雪堂外集卷之十五

公安鳧隱袁中道著

拾遺

柞林紀譚

伯脩問聖凡同異之分叟曰不必論聖凡同異
公且指何者爲聖何者爲凡

予問叟遍遊天下目中有何人叟笑曰我從來
不見有一人果然真正豪傑難得縱有也非

徹骨男子予佇思少許問曰古來如荆軻田
光之流如何叟張目曰是何等人可容易說
古人真是愛身惜死試看荆軻與魯勾踐博
少目攝之便去本爲俠客睚眦報讐却乃如
此怯懦方知古人心腸不同我又且問諸公
只田光先生一死爲何中郎曰定不爲太子
疑或是圖一段好死耳叟曰此却冤了田光
先生予曰大段是激怒荆軻叟曰荆軻豈是
不勇之人何須激怒古人此等去處甚細只

一死燕太子之事定矣光知荆軻之殺秦王
易於反掌祇愁不爲人用看得太子不在眼
裏光旣已死則荆軻安得不爲太子用安得
不爲太子死哉若然是獻圖搆胷已豫定於
田光斷氣之日其中柱天也非人之所可逆
睹也然則光一死而太子之願已遂事已成
死有重於泰山者非是之謂乎予讀書到此
便爲墮淚古人頭好不容易擲人知他極處
處不知他極細處伯脩問曰後來如臨濟德

山之流亦是此等人否曰正是此等人公看
是何等力量何等骨頭不論是何人便大棒
打來不是大豪傑無此舉動曰荆軻田光之
流還須學道否曰荆軻田光之流我還要他
學道我却不要公學道伯脩驚曰若是學道
無用矣曰真無用曰如是則流入生死去曰
諸佛亦並不曾出生死外曰何以別於衆生
曰有甚衆生

問六經曰易經真是聖賢學脈書經則史官文

飾之書春秋則一時褒貶之案

問管仲曰是太公一流人

問晏子曰真男子伏莊公屍而哭人自然不敢殺他我說此等處真是孟子作不得者

問留侯曰少年時椎秦皇帝博浪沙中尋搜不見一定是幻術不然躲在何處凡天下幻術決定破若破死必矣都是險事所以黃石公不准他人人有箇活機括取之無盡用之不窮

問杜甫曰今人徒知杜甫詩之妙不知甫是何
等人當甫從賊中奔行在千辛萬苦魂尚未
定甫得一官救妻子之不暇於時卽薦岑參
爲補闕是何等心腸如今人困窮投人不知
如何承人顏色當時甫漂零巖武幕下一日
乘醉忽然張目大言曰嚴挺之乃有此兒看
是何等氣峴予曰武當時生殺在手假令因
此言被殺也無用曰渠當時也不暇計他殺
與不殺直是胸中豪氣不可忍耳卽殺也顧

不得

問太史公何如人曰天下大俠當時李陵降虜隴西之士皆耻出其門下馬遷獨救之非獨枯木寒灰無勢位之可附亦且負不忠不義之名救之而無以自解於清議者也無恩無名而又有不可測之罪而能挺然救之此皆激於意氣非後世矜重名義之流可比

問某子甲何如人叟張目曰好輕易予方吐痰叟笑曰渠吐一口痰也是自家的予問夏侯

太初臨刑神色不變於此道有少分否曰大約只是一有力量人我昔於法場見有四人同斬有兩人恬然不以爲意也只是大聰明人見得決定是死啼哭無益凡聰明伶俐有力量人遇事都能一眼見到底也有趣

叟謂伯脩曰公如何只在枝葉上求明白縱枝葉上十分明白也只是枝葉

伯脩問學道必須要爲豪傑否叟曰此却是死路不是活路人人各有一段精彩學旣成章

自然是豪傑矣豈定有豪傑可學耶

予問曰學道還須要根器否曰如何不要根器
根器卽骨頭也有骨頭者方可學道當時王
陽明不知多少人在門下彼一見知其軟弱
無用者盡送與湛甘泉且教之曰湛甘泉是
大聖人可去就學卽甘泉亦自以爲推已而
不知陽明實撥去不堪種草之人尋好漢也
後得龍溪心齋諸公眞所謂見過于師方堪
傳授

伯脩問學問的人畢竟要功業否叟曰治世的事可以講求得有甚麼難惟大學問乃是自己受用非言語所能辨析也

予問學問功業是一是二曰豈可二曰世上亦有不學問而成功業者乎曰亦是天下事見得分數多曰亦有有學問而作不得功業者乎曰這箇却少天下事只怕事理不通既通矣何難焉

叟問衆五祖戒是法眼嗣有甚不得力却出爲

東坡東坡到老也不得了只講得幾句義理
禪向來面目已失却些子况添了許多文字
業憂國憂民的業後便不可知矣予往抱病
思及此事真好怕人且道五祖戒不了在甚
麼處衆不能答予問畢竟不了在甚麼處叟
曰這裏我亦不知

伯脩問學道遂不怕生死否曰別人怕不怕不
可知我却怕伯脩曰怕亦有根器生定怕者
如我從少年便怕放鏡不知怕生死之怕與

怕放鏡之怕是一是二叟曰怕從小從自難道不是一樣伯脩曰可見這膽氣也是生定由不得人曰然中郎曰不然譬如三家村裏童子見人便恐駭及到鬧市住了二三年見人都不怕可見膽氣又是克拓得的叟笑曰人只是一箇見識見識大了膽自然大

伯脩問作大事業的人須要殺身而不悔否曰古今大豪傑作事都有箇着數不是泛然曰直如何心隱如何日也死得忒輕易安有大

丈夫爲人所弄如殺一雞然可恨若王伯安則不然你看是何等作用予問吾人作用須是極細極周乃可言作用否叟笑曰也有箇甚麼作用只如何心隱死也不容恠他作用不妙就如王伯安劉瑾時幾死龍場古廟幾死逃入漁舟幾死功成羣姦誣以反幾死假如不幸而死亦將咎作用之不妙乎

伯脩問自己根性軟弱不得自了恐終無學道分叟曰公來得穩所謂悟遂實悟叅遂實叅

伯脩移几近曰畢竟要師指示一條路徑叟
作色曰這等便齷齪不可當

十五夜月色明伯脩以明寄菴中郎并予坐於
堂上飲酒叟曰今日飲酒無以爲樂請諸君
各言生平像何人問伯脩伯脩躊躇未定已
而曰予最愛蘇東坡然也不似庶幾白樂天
乎問以明以明曰莊周叟曰太高公且說箇
近似者若莊周則恐未知他落處問中郎中
郎曰我最愛竹林中人嵇康叟佇思曰也不

甚像問予予大笑曰我從來只愛齊人家有
一妻一妾又終日覓得有酒肉叟曰你却有
廉耻不能爲此事我看你最是謹慎周密其
風顛放浪都是粧成諸人皆拊掌大笑問寄
菴寄菴曰我最愛李太白頃之叟曰諸公將
我閒評何如伯脩曰李耳叟曰何可當也問
予予笑曰公卽盜跖叟笑曰盜跖亦不容易
予記昔在黃安與諸人論學次亦是如此閒
評有友人笑指予曰公卽林道乾林道乾大

盜也予數之曰不容易渠昔在海上橫行各郡縣人不敢問直到家中官兵圍之渠與衆人飲酒高會不顧一夜遂失所在彼其視朝廷大小官員如一羣小兒任其播弄聽其出入亦大膽矣問中郎中郎曰公似李膺問以明以明日曰公似叔孫通頃之叟曰諸公試各相品題何如衆人曰善評伯脩中郎曰似黃叔度龔寄菴忽從坐間言曰似管寧叟曰也有些像處評中郎予曰風度神情頗似蔡中

郎伯脩曰似嵇叔夜評予伯脩曰似曹子建
中郎曰似謝靈運叟總斷之曰伯脩量差似
黃叔度識差如管幼安中郎似魯國男子小
脩之評都有些似都不相似佇思良久曰我
真無奈此齊人何已而拊掌曰吾得之矣極
似君家表彥道一擲百萬也似倚馬萬言也
似以明曰小脩慷慨爲人却有些俠氣叟曰
是只不是專爲俠者凡我輩人這一點情古
今高人箇箇有之若無此一點情便是禽獸

我昔因白下某子之言過某地所以過某地者以既有豪傑可以依歸終日聽高人議論度日樂孰大焉既到語次予曰山農無故爲人所陷其情甚可憐也當時友人便不理會便言他事以亂之予退而頓足曰錯矣予所因失人矣凡人若有一點爲人之情到言及患難困苦處畢竟動色予一見此人決其無半毫朋情卒如我所料小脩這俠氣乃是古今豪傑所同有的予曰善評以明叟曰微似

宋濂寄菴無評焉叟又曰我骨氣也像李膺然李膺事我却有極不肯做的予曰古人所有者我不必有我所有者古人未必有大畧風神氣骨微有相肖處耳叟曰善倦久各退時凉水映月寒侵衣裳漏可三鼓矣

問叟於釋迦仲尼老子三人何居曰釋迦不論智愚賢否只要他了生死老子則有無爲之學問矣釋迦不可及矣吾庶幾者其老子乎叟謂諸人學問還須大家講求予曰非不欲言

這裏却開口不得叟笑曰不見古來大禪師
悟後却閉了口

叟曰學問須要有些真實受用不然只在道理
上纏縛如何了得

叟曰伯脩海蠡編說天命之謂性處儘好如何
却又這等纏縛予曰當時都有箇見解如謂
這一段道理通得去則可靠之以了生死皆
於人外求道都無一毫受用卽有分解得明
白處皆從耳聞入口傳入文字語言入與已

有何相干叟曰然正如一箇餅分開兩邊一
樣

伯脩問王心齋何如人叟曰也是一箇俠客所
以相傳一派爲波石爲山農爲心隱各有殺
身不悔之氣波石爲左轄時事不相干挺然
而出遂以死肉骨糜爛山農以行船事爲人
所恨非羅近溪救之幾至於死不但謫戍而
已心隱以言忤人遂死於殺人媼人之手蓋
以心齋從來氣骨高邁亢不懼禍奮不顧身

王居三夕一
名一三三
十一
故其兒孫都如此所謂龍生龍子果然非虛
心齋極善啟發逼波石過溝波石不得已跳過
之曰卽此便是波石大豁

歌楚倥少不識字後有志學遂從黃陂方湛一
游方倥甚廝役皆門徒每出則楚倥步隨之
四五十里百餘里楚倥素有性氣兼膏梁子
但爲生死事大不敢辭苦如此二三年每問
方生死事方漫應曰又通商量方實不知也
楚倥遂棄之往遊白下路遇徐魯源覺其語

氣斬截卽從之未幾復至白下予問其雨來
白下之故楚倥曰不是一箇簡體

楚倥在外多年歸而一哭幾絕自是之後更不
復商量學問

楚倥極聰明極有力量惜歇手太早

往予在白下會楚倥予發揮自己學問縷縷不
絕楚倥偃卧牀上不聽直到後日公讀書也
知有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否予
荅之曰卽不自以爲是亦不可與入堯舜之

道

問叟曾會趙大洲先生否曰曾於京師城外一
會草草講數語予曰大洲語言當妙曰大洲
極有力量記徐魯源與吳悟齋同送大洲悟
齋極口論道學大洲曰公真好色徐魯源續
言人愛世上聲色貨利都不愛道曾不知有
大捨有大取大洲持杯大言曰我進公一着
我這裏無取無捨

問鄧谿渠語錄說道理覺得不甚活叟曰渠一

生被第一機卽第二機混了恐學人復朦朧
道去故爾分析將以掃第二卽第一之窠臼
也其學問是真實學問從萬死中得來曰比
大洲如何曰大洲不同鄧老一生是箇擔板
人所以學問也有些擔板大洲却圓當時翰
林中也大竒便有張太岳高中玄趙大洲三
人俱以豪傑同時用事伯脩曰當時都不相
能曰自古英雄相忌都是如此大洲與太岳
不相干獨高耳高險也有難爲太岳處所以

太岳不得不爲讐然要之太岳當權所用者
正是中玄之流其不惡中玄固可諒也予曰
當時相軋也無用曰黨同伐異亦是常情曰
世上亦有見得同不必同異任其異者乎叟
曰如此益發大不可言

叟曰近溪外面極熱心却冷我外面極冷心却
熱近溪與物無忤不論高低賢愚皆與講老
婆舌此處極熱然播弄世人調笑羣儒以一
世爲戲場以學問爲弄具言不由衷多可少

怪此處却冷我性不喜流俗人見流俗人避
之惟恐不早此處却冷然我遇可人吐心傾
膽實實以豪傑待他此處却熱

問羅近溪如此調笑世上人何意叟曰渠是爲
己的學問不求一人知的凡古人學問無不
爲己

中郎論人不宜太畏事伯脩曰不畏事必債事
予曰畏事非不是譬如行舟風波宜畏如風
恬浪靜却又四顧躊躇恐有覆舟之厄則終

身無登舟之日矣譬如走馬疾坂危橋空畏
如平地康莊又愁馬蹶則終身無走馬之日
矣叟曰也是只天下學問非一途古今豪傑
也有終身畏而不用者伯脩笑曰這樣人也
好叟曰此天下第一等有筋骨人這樣人狠
甚如李耳之流是也

叟坐謂予曰此去荊州千有三百里太遠矣安
得朝夕相與商確樂忘死耶予曰也不甚遠
昔嘉魚李子訪白沙於海上凡三度凡四五

千里假令如此之遠又將奈何曰李子也是
白沙得意門生曰學問何如曰好名曰好名
也好曰學道可好名乎叟笑曰若學道真用
他不着

予問叟曰請老師指示某爲何如人曰好曰也
有病處曰病處卽是你好處人無病卽是死
物

問俠叟曰今人都不識俠俠從人從夾爲可以
俠持人也如千萬人在危急之中得此一人

五言五夕集
則安失此一人則危人人可以憑藉之方謂
之俠今人不識俠轉以擊劍報讐爲俠則可
笑甚矣

問程伯子何如人曰渠學問從周茂叔來周茂
叔從陳希夷來曰於生死何如曰此一流人
終不乾淨止比儒門諸人說得通耳其實與
自己畧無干涉

問莊子秋水漁父似非後人附入叟曰公謂秦
漢間便無好文字乎內篇真莊子筆外篇則

有蹊徑矣你看莊子說逍遙遊便說能大而後逍遙所以不大者以物論不齊也物論之所以不齊者以不識主故也識養生主則可以遊戲於人間世矣以舍人間世無學問也自是學問有真實受用而德充符矣如是固可以爲大宗師爲應帝王矣真非聖人不能爲此語若外篇則意見熾然儘有擔板處矣伯脩問莊子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如何曰知是虛幻虛幻自可止譬如宿鳥止於枝上不止

枝外

問隨其成心而師之義如何曰當由成字不明
白人只受了成的虧

叟曰國朝李獻吉真是高人卽臨死求救也與
人不同時左右強逼方肯書書不過曰德涵
救我四字而已

病中紀事

年二十二

萬曆壬辰五月二十九日李子邀予閒話晡時
過其寓李子方晏坐看唐人詩見予來收詩

說古今詩文之變遂作詩贈予予亦作詩贈
之李子大激賞曰此何必減王摩詰也買酒
酒予爾時便覺憊倦不能飲喉間時作燥蓋
隱隱有病徵矣歸就枕及臥至于夜病大作
煩熱不支徹明稍減是日午病又作較前愈
甚急呼醫醫曰此痰症也然抵晚則又不復
作私念此來病君子耶端坐以待之而李子
遣小沙彌懷林來看不知袁子之病也但云
居士數日岑寂殊甚客有過者多謝絕弗會

卽會亦不交一語惟期公來晤譚公如見過
小園內廳上甚清涼可居居士當設兩榻以
俟予曰予數日來亦甚苦岑寂見子來如景
差見蒲騷山水眼目頓明微居士言予亦且
至但兩三日痛渴不支奈何若今日病不作
晚當過懷林遂辭去逆旅主人見予委頓恐
遂有大故色逐我我心怒病遂大作火炎上
如熾徧身皆坐紅爐中不能忍斯須口中乾
極無餘沫漸薄喉亟呼醫醫曰危哉已而切

脉脉不應醫曰是殆絕脉也遂去而予亦自覺漸不可支私自念中道本江南布衣少懷大志抑塞不酬東游問道而死命也然吾與其死于兒女子之手吾寧死于友朋之手焉時六月之六日也天久旱炎蒸如火正午日愈烈城中千萬戶氣騰騰如在甑內靜聽屋瓦皆時時作破竹聲予渴愈不可忍自度不能往李子處卽往必死于輿中耳雖然必欲與李子一言以別甫就輿熱愈甚聽市人喧

鬧之語如轟雷穢惡之氣蒸人而予渴益亟
數步卽下輿乞水數步又渴過鳳凰山小巷
中僅能旋車而山石爲日所晒熱甚過此而
不卽爍死者幸耳萬死乃達李子園中李子
見予病容大駭予時不暇一言惟乞水水未
至渴愈不可忍少頃天地盡昏黑不辨惟見
一方光俄所見光處亦黑獨李子并几案間
數尺地尚了了予謂李子曰長別矣何以教
我李子笑而不荅予凡三問李子竟弗之荅

也移時所見不甚黑有若火車者焉有若雷
電者焉有若千萬燈晃耀者焉又見有若五
色雲者焉煎爍之聲四至耳爲之碎水至連
飲兩盞稍能辨物矣而腹中又爲水所滯脹
浸胷膈氣漸不續予曰死必矣幸未亂作數
字寄家大人其辭云兒以大道不明來武昌
訪友今不幸至大病命也何言宿昔疑根未
脫有此妄身既有此生必有此死理之固然
何足喜戚但可恨者今特疑情又不能破當

不得脫然自由還須向閻浮提再來耳世人
功名富貴至六七十歲而死者每日此人享
福壽考不知在世一日業多一日一旦命盡
百劫難拯然則彭殤君牧等耳我死可不必
以棺歸鸚鵡洲前芳草如綉聽漢水湯湯日
夜東流黃鶴晴川如畫死必葬我于此昔延
陵季子葬子贏博之間贏博隔吳千里未常
以之歸也故孔子以爲禮禮者合于大道不
同妄情之謂也倘痛念骨肉不欲置之遠地

我生平所熟游者惟村中車臺湖洲上白水
一頃平沙如鏡可葬我此處中種芙蓉蒔植
榆柳墓前作一菴菴內置龕居士王摩詰何
家兄弟阮宣子蘇子瞻米元章諸人之位而
書我名字于其旁若弟子禮也吾所著老子
未成悠悠世上想未有人能續成陸公子書
者竟須焚之耳兩兄官京師不知近日學問
何如人生剎那便至于盡豈易得哉以長別
故忍痛作字兒從此死矣書成擲筆目中一

無所見偃臥俟盡抵暮少甦使醫者切脉脉
復現李子大喜遂取其書而焚之袁子曰是
日也予無苦不嘗矣南方之炎國北方之冰
山吾無處弗到矣醫者曰此爲瘧無疑也及
此時氣尚壯可用藥截之遂服截藥症良已
而熱終不退額間如火浸淫大宅口渴如故
思白粥然不能食食數口卽飽如此凡三日
苦甚正偃臥時忽聽亭前梧桐葉滴滴有聲
僕者曰雨至矣至昏黑雨大注所居處正傷

墻僕者曰此墻欲頹久矣恐因雨遂頹不若
出牀廳前予欲出則惡風猛雨迅雷疾電驚
魂矣私念受此荼苦之病必不得活在世半
刻受苦半刻若因此巖墻而死却快是時寒
雨打牕孤燈照影欹枕而坐百苦交煎而一
蠹僕屯守情同骨肉當此惛惛困憊之際始
覺有天涯離別之感云抵明幸不頹然視墻
果不甚堅遂移牀于廳廳固多風亭午就枕
爲風所薄病愈甚喘息益急不能續自念憊

甚矣若再加重症不自經卽自沉耳無何汗
下稍安明日忽思酒而友人適送酒來甫得
酒卽飲而甘之弗能絕于口頃之盡兩壺快
甚抵晚以爲竟無他也時六月之十四日也
暮遂就枕漏下二更酒大發病復作渴極凡
三處炎蒸如火炙其一額其二鼻息其三喉
端而最苦者喉端僅能容針度不可過則汲
井水飲之井口甫絕于口卽渴再飲則腹脹
少頃不覺已有頭惟自喉間以下知其爲我

耳袁子曰是夜也蓋較前初六日事更甚矣
幸而不卽死至于徹明稍安而渴與熱稍減
十五夜月色晶明李子用水洗砌披衣晏坐
其上徹吟不輟予從牕隙中窺之覺其人如
在自在天宮而身居波吒之獄也予旣遭病
苦僮僕日夜侍匕著酷暑衣衫皆如雨厭倦
頗有故鄉之感予邀羅生商之羅生曰今熱
極路上不能行舟中狹隘如炙非病軀所宜
待秋風生乃可治裝若此地非養疾之所可

王...
卷之六

過我藩邸中調治予曰善趣與如藩邸中夜
與羅生對譚稍快及至臥則紫微堂之更鼓
聲逼耳矣每鼓一聲心爲之馮馮焉凡五鼓
數鼓聲而臥至于徹明嗚呼苦哉過五六日
始作寒熱蓋向者截之不得發故蘊結于中
今始現耳日月荏苒遂不覺至于立秋時六
月之二十七也天微雨洒塵邸中有官樹微
見墮葉凄然有歸來之思夜謂羅子曰予鄉
思勃勃矣昔馬首之東也大人曰女肥同萬

子他鄉寒暑宜慎之可歸則早歸堂上猶有
白髮倚門人也蓋謂予大家也予兩歲失慈
母育于大家故憐我甚今聞遠出必朝夕懸
想豈爲抱病天涯乎腸斷可知也羅生曰固
然汝氣尚不足殘夏熱猶甚至七月中歸可
矣予復留至次日嘔血數口予大懼醫曰無
傷也此血去則病漸退矣予曰可歸乎曰可
子元氣已將完矣遂往別李子李子亦抱疾
未出見予來強出焉遂復縱譚千古而出近

日所作詩文相示李子曰子之別也無可與
言者矣夫吾言出而賢者駭不賢者笑非格
外之英雄烏能兩相契乎所以伯牙至死而
不鼓琴也吾老矣有等死于武昌耳子能再
訪我乎予曰病少安卽來李子笑曰政恐無
此興耳遂別而羅生送至江頭依依不能舍
也遂以七月之初三日晚發舟武昌時江水
微波涼風時至漢口舸舸鱗次予箕踞船頭
強自笑歌僮僕皆有喜色是夜黑不辨人往

來舟甚多每一舟過榜人復相罵詈夜半忽岸上虎聲如鐘諸引纜者曰虎至矣奔舟舟不能移而虎聲漸近予命諸僕皆潛舟中靜聽以俟至舟邊咆哮而去過蔡店店有三四巡舟人來踪迹我舟榜人與之爭其人大怒各持瓦礫申舟予方病不能言倉中土如雨下不得已避之早食病渴不能忍而河水多泥滓以烹茶皆不可食遙望有楊樹林在河之瀕一老人持盃坐其下詢之則有土泉以

飲往來人者持數錢買一盂咽之如瓊漿焉
抵午舟過漢川予時熱極舟中人皆倦風復
不順命榜人暫憩斯須時火雲四出山邊皆
如潑墨濕氣蒸人有同舟歸州人初不知名
姓然相扶持如一家人也日岸上有大楊林
可息郎君持枕簟臥其下至日西始發舟如
何子曰善兩三人持蓋相隨而上原野千里
惟見黃埃風起塵飛曜靈爲墟行望武昌漁
陽之山皆如黑豆不覺淒然甫數步卽見楊

林其樹遮樾不見天日有人坐而織屨其下
予曰此亦神仙何遠藉草而坐因思往時居
長安村中喬木參天薰風南來松聲皆如奔
濤與諸叔彈碁其下醉則袒臥青石上當時
不覺有異今始知其爲清涼國也夫樂行不
如苦住富客不如貧主而况抱此荼苦流落
天涯者乎俄而舟人請曰可行矣遂回舟中
抵晚不知宿何處但水平不流涼風徐來而
明月如霜襲人衣裳盖冷冷有初秋之意矣

午雨舟漏無可避處舟人強行至彭氏河風
逆不能前披衣而望惟見緣河垂楊滴滴送
雨白霧四迷不見河山而漁刀迅疾款乃下
有如圖畫予忽自快恨不能飲酒耳晚風愈
甚寂寥殊甚居民有彭姓者初不相知忽遣
人送茶來予三四日不食茶得茶有如醴泉
念茫茫世上亦有哀憐袁生之窮也而懷漂
母之意者耶嗟乎予將何以報此君謹請其
姓名再拜而緘之不自知其淚之下也至晚

少霽遂得泊于某渡凡一晝夜達三湖浪甚
靜亭午見綠樹之中隱隱沙市塔矣爲之一
快甫到艸市輿而住沙市之龍堂寺是夜月
色晶明復見故國爲之暢然辰起至公安凡
三月而病始愈李生日記中所云李子者我
也袁生歸至公安李子亦遂病病兩月獨兩
沙彌常聞懷林晝夜侍三人相依同在他縣
予慣客病兩沙彌不慣作客雖不病李子恐
其因此生病也設三人皆病可奈何倘如袁

生有歸處卽抱病歸矣袁生以公安爲家故以公安爲歸歸卽病愈李子必欲得如公安其人者以爲李子之家乃有歸耳否則閩楚何擇焉江夏亭州其爲他鄉等也故無歸故病久不瘥此袁生去後事袁生未知也故說

東遊紀事 二十三作

萬曆癸巳春予方鄉居伯脩中郎適入村中夜話及學問一事殊不得力因念往者亭州之約不可孤遂決然有東游之志矣同駕而如

城中時家中貧甚米行且盡百計乃得穀十
餘石可及新矣伯脩又乞得樓船一隻遂于
三月之十日定發舟偕者爲以明王君寄菴
龔君以明于此事有疑而往寄菴則欲遍遊
諸山者也會天久雨不得行予謂諸君曰三
月艤行盡也不宐以風雨遲行且不有三
上洞山九到投子乎至十八日始霽二十日
遂自公安發舟時江水乍漲滿船皆蟬蟀或
曰此朝生暮死也予撫檻久之皆嘈嘈有聲

若欲飛者因念此物笑壽天子且暮寄變化
于一曠微細迅從天下無如此者雖然等此
域中則大亦非夫放之劫表則修亦非脩若
然蝸角何分於龍伯河沙寧異于彈指蓋揚
俗送情而知小大修短之玄通也或曰此物
生則得魚故漁人常以此卜魚之豐儉舟行
數里有赤花數畝濱岸遠望之若桃花伯脩
并中郎攬筆作詩王以明屬和寄菴持洞肅
臨水而吹之聲嘹唳徹波底是時江上新晴

微雲未散四顧家山已入烟霧惟見江聲東
逝浩白無涯而兩岸垂楊雨後益濯濯明媚
不覺暢然蓋久在城市日對妻子糾纏已甚
今始覺泛家浮宅之清遠耳晚泊綉林辰起
風逆不成行時初日已生平沙無纖塵而綉
林對面睥睨隱現兩峯旣斷之中中見有一
峯極淡者細看之卽龍蓋也蓋此時宿霧尚
未甚收然此山殊童楚中魁父丘耳公安百
里平地了無一髻偶見此山所謂見似人而

喜矣次早風漸平發舟數十里見煙霧中有
如潑墨者望之乃墨山也此山亘四十餘里
皆廻環凹凸綿邈流動又其中若不可測似
有千山萬壑窅然深邃之態長如烟霧黯淡
一方故玄石之名著于楚詞矣其微窪處種
樹數畦遙望之如種一畦韭蔥菁鬱然山色
于此益加濃爲可愛也遙望有數點白如積
雪者不知何物豈玄石中亦有白石雜之耶
昔劉忠宣有艸堂卽此處也草堂有李夢陽

先生長歌予少卽慕東山之爲人又見邑中
王司馬家十同年圖公貌甚偉雖然有孝
宗而後能用大夏且夫有豪傑之賢而無魚
水之歡是猶却步而欲前也山色漸遠風不
順近岸有楊林可憇予放歌其上藉艸而臥
惟有綠原萬里白波一帶而已無何忽失中
郎所在俄而有一人昇山轎來衣紫襦挾弓
矢指顧山水旁若無人覘之中郎也以明大
笑曰足下客路甚貧毋乃從南塘來耶中郎

大笑無何風少調復行舟折而南而墨山復
在其右蓋不復向之蒼翳也而淡冶可愛奔
騰天際如故耳抵晚皆騁望舟上時紅日已
墮半見于山峯之上暝色將至幾同曉色而
微風時來冷冷襲人兼之山元在東不惟使
人迷左右且忘昏曉矣江中半黑半白平中
爲山影所劃隱隱可見就枕不能寐共諧語
數百言笑欲死詰旦以明遂困于笑頭岑岑
不能起是日風甚恬墨山漸淡而洞庭巴陵

之山逼人矣遂共議登君山風濤大作舟幾覆此去君山用北風不用南風南風一發有七日舟人曰待回時魚苗風生可登耳予大悵恨遂爲文詛柳秀才秀才乃洞庭主也其辭多不錄因泊沙岸間信步岸上遠遠見有楊林蒼鬱可愛共往憇其下此地乃巴陵對岸洲綠草油油四方皆與天合予嘯歌行遊甫數步楊林已近其林甚密可無暑中郎以所携弓矢校射于綠原之中忽舟人報曰風

可行矣遂歸舟日暮風復大作伯脩曰此豈
詛文爲之耶因爲詩見嘲予大笑不能解嘲
也俄而水中有物至視之浮屍也飄飄江上
寒鳥集其上啄其背予曰浩浩洪濤漠漠長
夜爾豈復知耶雖然其在水也無以異于在
山也其珠襦玉匣而藏之也何異于裸體而
飄浪逐波也吾未知生之果樂也吾未知死
之果悲也人之入手界也前界不知後界後
界不知前界生旣戀此生之生死亦戀此死

之死生雖有苦不能奪也然則生之所戀者
死之所惡死之所戀者生之所惡如此則好
生惡死之情亦太不真矣好生而不求所以
生惡死而不求所以免死終其身無一人肯
理會者則好生惡死之情亦太浮泛矣然則
盡天下皆浮屍耳何此人之足悲乎晚泊正
對君山君山之高不勝他山獨其古迹甚多
黃帝鑄鼎乘彼白雲至于帝鄉是也古之英
雄豪傑才氣籠蓋一世然至于死生之處隱

隱懷憂彼其望海上而欲逢安期非好大也
自君山以後山勢飛騰渺不知何名辰起風
漸平于是朝霞滿江紅日乍出微雲擁送忽
爲雲所斷分而爲二漸分爲三如瑪瑙已復
不見又復現或縱分或橫分幾不似日矣光
射水中水中皆紅瀾遠可數里直如一黃金
塔遠銳近寬層層可數舟過岳陽山色愈佳
或曰此臨湘諸山也其山千峯萬盤皆飛揚
斷續深不可測其中似不經日月慘慘然如

有積雪又此一路之山渺不知其名字亦不能寫其層崑怪狀直疑天地從此遂盡耳夫山有顯有不顯顯者未必皆佳若此諸山冠江南而名字不傳山真薄命矣以其深沉窈窳之資并其風雲詰曲之狀況沉千載更無知己者爲之彰其盛跡此壯士所以見之而下泣也頃之風大作舟甚駛至赤壁徘徊久之其山一紅沙阜耳乃知山以人傳明矣嗟乎山河如故風濤滿眼想曹公之賦詩壯周

郎之奇蹟杯酒徵歌能無下淚且夫以朝露
之身夢想雄圖壯心牢落于清時事業耗磨
于白頭將以沒世而終牖下亦通人之所爲
浩嘆也時風順快甚半日幾三百餘里忽然
風起諸山皆白頃刻波立四面不見人急泊
舟則大風至矣盡大地飛沙口中皆如含礫
錚錚有聲時風力愈勁忽颯颯至則波散窻
櫺間惟中郎獨鼾睡如故至天明風猶不息
步至嘉魚遣人矚李太清俄太清亦遣人來

迎相與共入城坐李子書樓上邀遊龍潭山
山下潭水清澈可愛過小橋遂緣城登山山
中老松數十株隱隱皆欲攫人李子曰此元
物也設酒松下望臨湘蒲圻之山如烟霧而
大江如練橫亘而過原隰皆紅土如赭焉午
後李子復邀入樓中中郎獨搗山轎過市市
人皆大笑羣兒隨之李子置酒酒半酣持巨
觥前行酒李子爲人豐頰坦易不拘小節每
一笑則額額不得休善飲酒每論古今慷慨

之事輒大叫是日天微雨復晴山色在望白
水一帶爾我徵歌聲滿天地至于無情之悲
無情之樂何必減荆卿高漸離燕市中也抵
舟中漏已下三鼓辰起風不甚順予與伯脩
以明寄菴緣岸而行從蘆葦中裸體放歌行
者異之自嘉魚來三十餘步一舟每舟中十
餘人其地各有界不得溷甚有相爭者至四
月十二三則北風十餘日魚苗如沙塵以法
收之養以水食以雞子持去閩浙射利始知

舟人所爲魚苗風者乃四月十四五也風平
復登舟日暮各持酒坐船頭於時京口之山
有如兩眉相對江上平波如鏡雲霞組織可
愛予于船頭仰臥豪歌明日早行武昌在望
過鸚鵡洲念罵鍛錫公事低回久之時客有
道及何心隱事者予因乾笑曰嗟嗟江夏一
片地耳前有禰衡後有何心隱何獨不平之
多也禰衡以得罪於漢之宰相而死於此心
隱以得罪於明之宰相而死於此然漢之宰

相不殺補衡而假人殺之明之宰相不殺心
隱而假人殺之其地同其事同其兩處士之
豪氣同其假手於他人又同是又可發一大
笑也泊舟武昌羅生彭生來訪予因與彭生
間游覓酒家而伯修四人往黃鶴樓次日雨
如注懷抱殊惡然而日雨都得兩日醉無醒
時稍自快也無何有人來曰樓船往晴川閣
泊予曰此必諸人遊別山也予從漢陽門乘
小艇尾之不及遂自登晴川閣閣據別山之

游武昌萬家在望蓋城外有山山外有塔又
蛇山樹木蒼鬱天中而黃鵠屹然于水之涯
武昌之景真若爲此閣設矣從後隙中窺別
山則諸公方蟻旋而上數點在山腰間予大
呼之不應買勇登山山脚萬塚鱗鱗漢陽城
裡生人往來而漢陽後地及山脚則皆死人
寂寂處爲之一嘆也山還登舟次漢口明日
抵團風自團風舍舟而陸夜抵到灌河予與
以明寄菴先至相與散步青山在前山邊一

泓河水清澈見底河邊白沙如雪予坐沙中
掬水漱齒冷然可愛自到灌發一路多山河
皆晶晶見沙石諸山斷續不知名字天晴萬
里無纖翳山色皆淡冶可人於青翠之中見
晃耀如星或如碎雲母者山中白石也自鄂
岳來山勢於此益秀近山爲山遠山爲雲不
可層數過孔子問津處徘徊久之是日午遂
至湖上李子曰表君來持三記示予復作良
月生後語最奇絕又有輕僧傳亦可觀詩有

數十首詩則長兄石浦與次兄中郎同賦咏者然皆不如小脩八斗才也吾爲君傾倒甚矣記有三一病記二貧記三卽東遊記也惟病故貧惟貧故遊病起不自愛惜故有病苦貧起不自節量故有貧困於是東遊以求解脫矣嗟乎使貧而可解脫則我不貧矣使病而可解脫則我無病矣貧病視君尤甚而何解脫之求乎况吾視君又多一不可說患害切身事乎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魈魃

去將安所甚矣予老而苦也則亦將從君三兄弟以求解脫矣君既東游吾馬首亦西矣此三紀事文俱辛卯壬辰年作是時予方弱冠意氣勃勃易視天下事遭蹶于場屋益憤發讀古今書而不堪寂寞時復以游冶自適貧病相纏遂有志于無生之學然適浮好之非能捐世緣以趨靜寂也故又有東游訊問事此數本者寘囊中久失去矣偶于漢陽王章甫案上得抄本并予他論著一卷予見而

袖之章甫奪弗能得第云我存稿後復相與
予取而閱之其中僅有病及遠游二紀事文
未皆有李龍湖語所云紀貧事者已亡去矣
然紀貧文亦無足取者大約少年自傷懟激
之語也予尤記末有語曰昔夷吾之窮也而
分財多自與祖逖之窮也而出南塘郭代公
之爲尉也而掠人私鑄以饗賓客夫數子非
無才者窮而其計不得不出于是亦殊可憐
矣雖然何恨哉鮑叔見而知之江左知而容

之則天語而竒之何恨哉李公亦書其後云
貧何是紀貧人世常也若記貧是苦貧也謂
貧不苦是強說謂貧而不見貧是偽說然則
何以免此苦乎已苦貧矣又妄費之使日益
貧吾其如子貧何哉陶公苦貧而自求彭澤
令然與其苦折腰也無寧苦貧顏光祿實苦
小官卑也而其子爲大官又不願見之則亦
終其身卑且貧焉耳矣吾其如子貧何哉吾
記貧不足存而此數語妙得純賤而實褒之

法至陶顏二公情不能貧骨不能軟處勘破
古人骨髓因并書之于此卽前所紀事文乃
少時筆亦多俚散并爲公數語而存也小脩
記

代少年書

萬曆丁酉冬予以失意客金陵與丘長孺諸
友出入桃源渡時新安有一少年游太學狎
一妓情好甚篤後遂傾囊娶之其人久失怙
惟一兄主持家政甚嚴正移書切責之必欲

其遣去不然則皓首不復相見且理之官少年憂惶甚不能措詞加答適數與予往來含淚爲予言曰事已如此可奈何但吾兄亦知讀書頗愛才若得數千言一書可以感動之則吾事濟矣才思蹇澁求先生爲草數紙使此人不出帷當效環艸之報予感其意令陳彼意所欲言命筆爲作一書後十餘日晤少年欣然曰吾兄有字至云與弟未別數時筆下便已如此既有讀書之志卽早携新婦歸

愚兄不以一肯蓋生平也遂束裝偕歸且寘
酒爲予壽令其姬捧觴爲歌一曲諸友人笑
曰相如作長門賦得千金今子得此人歌一
曲勝相如千金多矣遂一笑別去庚戌夏偶
檢書籍忽于晉書內得數紙醉墨淋漓視之
卽舊日代人書也屈指十六年矣閱而自笑
曰當時一往雋氣亦自可喜使今日把筆却
未必能矣是書也不可使兒輩覺然亦何可
不使慧人輩知也因命侍史錄出存之其詞

云

信來得領嚴教感激慚慙不可勝言自先人沒後得吾兄提携以有今日某雖不才沾霧露之潤借朱藍之益亦既有年雖有童心粗知名教若夫逐野外之鴛鴦忘堂上之鴻鴈聽花間之曲背霜滌之箎卽死不爲也但一時迷昧忽忽如夢今事定情牽有不能頓遣者緣斯人去年自離陽昌酒爐卽永居竹橋旅寓不意入室之柳葉遂成結子之桃花至今

懷脈已盈四朔念烏衣之派不蕃青廂之重
尚官兄與弱弟皆艱嗣息設得一兒蒸嘗有
托如莫愁之產阿侯胡婢之生遙集亦爲幸
事且近日維揚間多有以紅粉妖姬孕青雲
上客者兄所目擊天下事不可知淤泥出蓮
花糞土產芝菌此其未能頓遣者一也斯人
雖在煙花志堅松柏勉離舊巢得過阿母彼
重失錢樹恨切肌骨大罵分袂恩斷情絕設
令再入故棧顏面何容磨折何堪恐登車之

日卽絕命之時昔嚴武與妓俱亡追者繼至
付之琴絃後作祟不止我雖不殺由我而死
恐倩女相逐止有芳魂小玉不仁能爲厲鬼
此其不能頓遣者二也自斯人入門改去鈿
蟬謝下墮馬舞衣歌扇付之塵土縞衣綦巾
起而操作言不出口苦不惜身宛似良人克
相婦道且夜勤刀尺以伴膏火相勉伊吾以
致雲霄此其不能頓遣者三也卽中所藏雖
無長物尚有博山舊爐雀尾遺鼎砂翠斑斕

之器牙玉輝映之章畫則小李將軍書則海岳外史皆今之收藏司其骨鑰設爲德不終將燕鶯化爲鸚鵡恐付之祖龍盡成灰燼則先代所貽皆爲烏有此其未能頓遣者四也自吾兄嚴命旣到斯人卽泣曰微多小畜亦知護子憐兒我雖煙花下賤幸已有身設欲逐我俟分婉之日爲君家存此一脈然後自覓自練永赴黃壚弟聞之亦自傷心夫卽欲處之亦須少緩今蘭玉幾何豈稻麻也哉而

弁髦之乎此其未能頓遣者五也觀此五不能頓遣之意則弟之宐遣而不卽遣也亦畧有可原矣至于兄責我以罪罪何遽無之生平讀古人書詩見夫桃根桃葉同登子敬之舟阿田阿錢共列棄疾之帳白太傅之小蠻樊素蘇學士之朝雲榴花集中殊不自諱誤信文人風流冶習未必頓除尤而效顰此其罪一也歲月如流未必我與開口而笑寧有幾時一席多資妄同安石之癖千金散盡寧

其李白之貧遂使斑嗣之賜書僅存陸賈之遺金漸罄此其罪二也又古人云文有仗景生情托物寄興麗人燃燭遠山磨墨千古一遺也弟不幸每遇枯坐文思不屬微聞香澤倚馬萬言出鬼入神驚天動地兩儀發耀于行中列星迸落于紙上此其罪三也江左烟月繁華六朝金粉舊地謝家調馬之蹊尚餘芳草王氏鼓楫之曲仍有文波以爲風土熟俗不妨相沿此其罪四也近日文人概多勝

情如某子甲輩皆少年冶遊目爲蕩子一旦
懷蛟變化立致雲霄豈留念煙月卽屬塵土
下士乎弟不幸謬有此見此其罪五也弟又
有味死一言世間亦自有英雄豪傑能爲格
外之事財色小失自當赦除天下有事正賴
命世長才曲謹小廉豈能承當卽如宋時與
契丹爲鄰大小七十餘戰屢致敗北而能大
破之者乃欲娶薛居正子婦之張齊賢也澶
淵之役宋幾不保而能擁駕渡河重造社稷

者乃溺愛倩桃之寇萊公也宋旣南轅金虜
破竹而下而能于黃天蕩上幾制兀朮之死
命者乃娶妓女梁氏爲妻之韓蕳王也宋時
止有此三大偉人皆能造非常之功而亦未
始無非常之過彼恂恂謹飭如張德遠輩終
身無二色如王安石輩何益于存亡之數弟
雖不才設國家有事寄之一面尚能談笑却
虜樽俎破敵自信才畧不後古人不能自制
于口而輕作此語以示長者此其罪六也抑

清忍欲事本非易故古人云不邇聲色今不
幸邇之矣邇之而能不溺非聖賢不能樊通
德有言夫淫于色非慧男子不至也慧則流
流則通而辟生焉自古英雄每不能不牽情
于帷幙故蘇武于嚙雪吞氊之時而猶有胡
婦之娶曇氏不云乎一切有情皆因淫慾而
正性命卽參玄上士亦虞習氣難除尚借安
般數息之禪白骨流光之觀然後暫能驅遣
假使兄當盛年而有一多情女子苦相留連

以死自誓不出兄門兄遽能以慧劍斬之乎
予不能如下惠坐懷頭陀一宿而坐墮落有
情之痴此其罪七也有此七罪弟何以見吾
兄哉惟吾兄赦其七罪察其不能頓遣之情
而解三面之網令弟得遂私願同歸舊居絕
意鉛華精心竹素發二酉之藏竟三餘之秘
見子雲之腸反思王之胃三年之後不唾取
大物爲一家光寵者願吾兄永擯而絕之以
爲蕩子之戒皇天后土寔聞斯語人行匆匆

言辭無敘幸惟原宥

紀夢

萬曆甲寅冬十月十五日予晚課畢微倦趺坐
榻上形體調適心神靜爽忽爾瞑去如得定
狀俄魂與魄離躍出屋上時月色正明予不
覺飄然輕舉疾于飛鳥雲霄中見二童子清
美非常其去甚駛予不暇問但遙呼予曰快
逐我來蓋西行也予下視世界高山大澤平
疇曠野城邑村落有若垤土杯水蜂衙蜂穴

予飛少墜卽覺腥穢不可聞極力上振乃否
俄至一處二童子忽下至地曰佳予亦隨之
而下見有坦道如繩其平如掌細眎其地非
沙非石光耀滑膩逐路有渠皆文石爲砌寬
可十餘丈許中種五色蓮花芬香非常渠上
有樹枝葉晃耀好鳥和鳴間有金橋界渠欄
楯交羅樹內隱隱朱樓畫閣整麗無比見樓
中人清美妍好宛若仙人皆睨予而笑童子
行疾予常追之不反乃大呼曰卿可于前金

橋邊少待我當有所言童子如言予始及之
共倚橋上寶欄少息予揖二童子問卿何人
此地何處幸爲我言二童子曰予靈和先生
之侍者也先生欲與卿有所晤言特遣相迎
耳予問曰靈和先生何人也二童子曰卽令
兄中郎先生是也今生西方淨域易令稱矣
相見自爲卿言可疾往予遂與二童子復取
道俄至一處有樹十餘株葉如翠羽花作金
瓣樹下有池泉水汨汨池上有白玉扉一童

先入如往報者一童導予入內所過樓閣凡
二十餘重皆金色晃耀靈花異草拂于檐楹
至一樓下俄見一人下樓相迎神情似中郎
而顏色如玉衣若雲霞可長丈餘見予而喜
曰吾弟至矣因相携至樓上設拜共坐有四
五天人亦來共坐中郎謂予曰此西方之邊
地也凡信解未成戒寶未全者多生此地亦
名懈慢國其上方有化佛樓臺前有大池可
百由旬中有妙蓮衆生皆托體于其中時滿

則散居各處樓臺之上與有緣清淨道友相聚以無淫聲美色故勝解易成不久墜進爲淨土中人耳予私念如此美妙之處尚是邊地耶仍問中郎曰兄今生在何處中郎曰我初亦以淨願雖淡情染未除生于此地少時今已居淨域矣然終以乘急戒緩僅與西方衆生同一地居不得與諸大士同升于虛空寶閣尚需進脩耳幸宿生智慧猛利又曾作西方論讚嘆如來不可思議度生之力感得

飛行自在游諸刹土凡諸佛說法之處皆得
往聽此實爲勝非諸衆生所能及也拉予行
中郎冉冉上升予亦不覺飄然輕舉倏忽虛
空千百萬里至一處隨中郎下無有日月亦
無晝夜光明照耀無所障蔽皆以琉璃爲地
內外映徹以黃金繩雜廁間錯界以七寶分
劑分明地上有樹皆旃檀吉祥行行相值莖
莖相望數萬千重一一葉出衆妙花作異寶
色下爲寶池波揚無量自然妙聲其底沙純

以金剛其中生衆寶蓮葉作五色光池上隱
隱危樓迥帶閣道傍出棟宇相承窻闥交映
階墀軒楹種種滿足皆有無量樂器演諸法
音大約與大小阿彌陀經所載覺十不得其
一抄一忽耳予愛玩不捨已仰而睇之見空
中樓閣皆如雲氣上浮中郎曰汝所見淨土
地行諸衆生光景也過此以上爲法身大士
住處甚美妙千倍萬倍于此其神通亦千倍
百倍于此吾以慧力能游行真間終不得住

也又過此以上爲十地等覺所居卽吾亦不
得而知也又過此爲妙覺所居惟佛與佛乃
能知之卽等覺諸聖亦莫能測度矣語罷復
引予至一處無墻垣而有欄楯其中院宇光
耀非常不知俱以何物爲之第覺世間之黃
金白玉皆如土色矣共坐一樓下少談中郎
曰吾不圖樂之至此極也然使吾生時嚴持
戒律則尚不止此大都乘戒俱急則生品最
高其次戒急則生最穩若有乘無戒多爲業

力所牽流入八部鬼神衆去予親見同學諸人矣弟之般若氣分頗深而戒定之力甚少夫悟理不能生戒定亦狂慧也歸至五濁趣此色力強健實悟實脩兼之淨願勤行方便憐憫一切不久自有良晤一入他途可怖可畏如不能持戒有龍殊六齋遺法見存遵而行之諸戒之中緣戒尤急寄語同學未有日啟鸞刀口貪滋味而能生于清泰者也雖說法如雲如雨何益于事我與汝于空王劫時

世爲兄弟乃至六道輪迴莫不皆然幸我此生已得善地恐汝墮落故以方便神力攝汝至此淨穢相隔不得久留予更問伯脩諸人生處曰生處皆佳汝後自知言已忽凌空而逝俄已不見予起步池上忽如墮者一駭而醒通身汗下時殘燈在篝明月照窻更已四漏矣

珂雪齋外集卷之十五

終